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

雅假樂之篇。衍。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首章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毁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圓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音行○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令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祼音貫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

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幷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

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

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正。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

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

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

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旣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

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

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平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〇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〇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〇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〇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

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黙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

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耳。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嘆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苟

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有不同者人生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勵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

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敎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

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

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責

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屛必幷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

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

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
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
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
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
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
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朱熹集註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帝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知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泥。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敎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

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

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皆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
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
之德。而亦
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
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
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
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
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
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
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
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
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

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

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

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illegible]

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惡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

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幷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虛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

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入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

然則御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

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

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甞不决。是以未甞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孟子曰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托○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

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摽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事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

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墻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潆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櫱五割反〇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也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其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
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
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喩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比。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幷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幷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

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

將紾之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

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

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亦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

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
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
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

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曾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飱。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

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情。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

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阿狥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入聲。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又如何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飮。是未得飮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飮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亦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

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復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不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為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鄭皆云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

孔子之於顔曾是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敎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敎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聖賢施敎。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拙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

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晩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

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好去聲。○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

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

此以賦歛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玆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昬昬。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昬昬。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

追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從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

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爲善。何爲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

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矣○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

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若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窬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

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

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

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

(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

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狷。○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孔子亦論語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

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愿慤注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絶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〇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道衰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竝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〇尹氏曰。孔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
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
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
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
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
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由文王
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

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

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也。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